

中国诗学考索

张宏生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中国诗学考索

ZHONGGUOSHIXUEKAOSUO

张宏生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学考索/张宏生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11

ISBN 7-5343-6648-8

I. 中... II. 张... III. 唐诗-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8876 号

- 书 名 中国诗学考索
作 者 张宏生
责任编辑 吴伟斌 徐 隼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人民日报社南京印务中心
厂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 号(邮编:210008)
电 话 025-83302635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16
印 张 15.375
字 数 424 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43-6648-8/G·6343
定 价 32.00 元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 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83260767, 83260768, 83260760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欢迎邮购,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张宏生，1957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所长，主持《全清词》编纂。兼任中国明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

出版著作有《感情的多元选择》、《江湖诗派研究》、《清代词学的建构》、《宋诗：融通与开拓》、《中国佛教经典宝藏——辅教编》、《中国佛教百科丛书·诗偈卷》、《戈鲲化集》等十余种。

目 次

第一辑 杜诗高境	1
一 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	3
二 七言律诗之政治内涵	19
三 回忆反省与诗风演进	39
四 禁体物之作及其先导	53
五 夔州生活与心灵变调	72
第二辑 宋调新创	79
一 以文为诗与以文为赋	81
二 元祐体之形成与特色	96
三 姚贾诗派之界内界外	112
四 江湖谒客与文化变迁	136
五 江湖诗派与学习晚唐	154
第三辑 清词复兴	173
一 咏物词之传承与开拓	175
二 艳情词之发展与新变	196
三 近代风云与词境丕变	213
四 理论代兴与影响显晦	229
五 诗境复归与词境发现	248
第四辑 佛禅诗韵	271
一 佛禅理路与唐人咏物	273

二	苏轼创作与楞伽之道	288
三	惠洪艳诗与北宋文化	307
四	边缘文人与超前意识	326
五	儒与释之沟通及互补	339
第五辑	性别诗说	349
一	龚顾情缘与晚明士风	351
二	清代文化与女性词心	372
三	建构传统与偏离靠拢	387
四	才名焦虑与性别意识	401
五	性别越界与名士之思	421
第六辑	海外汉学	435
一	卫三畏与美国之汉学	437
二	戈鲲化及其哈佛传薪	461
	后记	485

第一辑

杜诗高境

一 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

(一)

咏物诗在中国起源甚早。从现存作品来看,《诗经》中的《鸛鸣》、《楚辞》中的《橘颂》已肇其端。魏、晋以后,作者渐众,作品渐多。衍至唐代,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杜甫对于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亲切的体验:“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共友于。”^① 常为“物微意不浅”而“感动一沉吟”^②。因此,他的咏物诗继承了前代的丰厚遗产,并经过自己的创造性的努力,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这表现在,他的咏物诗数量多、题材广、命意深。举凡山川日月、花鸟虫鱼,无不摄入毫端,以之吟咏情性。这些诗,反映了杜甫多方面的思想倾向,是诗人思想历程某一侧面的、然而深刻的记录,同时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价值。本文不拟对杜甫的咏物诗进行全面评价,而只略事讨论其中的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内涵,并初步探索一下与此相关的诸问题。

(二)

前人评价杜甫咏物诗,谓其“说物理物情,即从人事世法勘入,故觉篇篇寓意,含蓄无限”^③。这是说这些作品都是有所感、有所为而作,而绝非徒事形容模写。这一评价,从整体上把握了杜甫咏物诗的特点,大体是如实的。

杜甫素怀大志,自许甚高。他立志要“窃比稷与契”^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⑤。他对自己的力量和抱负充满信心,自觉地赋予自己以时代的使命感。因此,他登泰山,眺齐鲁,豪迈地宣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⑥流露出自致隆高、凌跨世俗的强烈愿望。这样

的一种气度不能在他的咏物诗中没有表现。试看其《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这首诗，“四十字中，其种其相，其才其德，无所不备”^⑦，而“词语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前”^⑧，充分表现了杜甫一往无前，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主义。这篇诗，诸家均定为安史之乱前的作品，可见这种思想感情成熟得很早。

欲展济世的抱负，就要先有除恶的心胸，所谓“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蠹贼”^⑨，杜甫于此体认甚切。他在作品中常以鹰自比，不仅是“拟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更期待着“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⑩。这种气魄，老而弥盛，甚至更增强了不妥协之心。如在四川写的《王兵马使二角鹰》：

角鹰倒翻壮士臂，将军玉帐轩勇气。
二鹰猛脑脩徐坠，目如愁胡视天地。
杉鸡竹兔不自惜，溪虎野羊俱辟易。

……

亦如角鹰下朔云，恶鸟飞飞啄金屋。
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

这首诗为永泰元年崔旰叛乱，王兵马使前来平寇而作。诗中极写角鹰扫除恶鸟，力分枭鸾，借物言志，虽归美于王兵马使，却也见出他本人除恶务尽、再造升平的情怀。

如上所述，杜甫咏物诗中的英雄主义主要表现为致远雄心和疾恶刚肠，其出发点和最后归宿，都在于报国的满腔热诚。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忠君爱国与仁民爱物的一致性，又使得关心王室安危，期望报效朝廷，因而歌颂具有英雄气概的事物的诗人，也必然同时对人民的命运怀着深切的关注，从而使其作品中也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

对人民的关怀，贯穿着杜甫生命的始终。十年困守长安时期，他

曾发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①的浩叹；安史之乱期间，他曾唱出“三吏”、“三别”的悲歌。在他生活稍稍安定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②，而在他穷愁潦倒，生命的最后关头，忧虑的却仍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③的现实。他对人民无私的、充满深情的爱，是其人道主义的核心。

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渗透在他的咏物诗中，其最全面、最集中的表现，则在于他所具有的广泛的同情心。这种广泛的同情心是杜甫咏物诗中人道主义的基础，由此出发，杜甫笔下的物象就显得百态千姿，使得他的思想得到了形象的揭示。下面从四个方面来谈。

首先是对漂泊流离的悲伤。杜甫一生数罹战乱，他与广大人民一样，亲身经历了漂泊流离的苦难，因此，他对这种感情也通过咏物诗而进行了表达。如《孤雁》：

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
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
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
野鸡无意绪，鸣噪亦纷纷。

此诗就视觉言，“望断矣而飞不止，似犹见其群而逐之者”；就听觉言，“哀多矣而鸣不绝，似更闻其群而呼之者”^④。全篇皆以审美主体对客体的观照立言，将主体的感情明显注入客体之中，使其意象的显示更有明确性。孤雁的形象也许有着“兄弟相睽”的意思，如浦起龙所说^⑤。但是，就诗中的思想容量来看，它显然超越了自己一家的痛苦，而成为广大人民离乡背井、四处漂泊的生动写照。于此，诗人的同情之心由于被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而得到了升华。

其次是对生灵涂炭的悲悯。作为一个积极入世者，杜甫虽具有远大的抱负，但其政治理想落到实处，往往是反映了人民大众生活中的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即所谓“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⑥。但是，就是这一点可怜的愿望也难以实现。诗人所看到的，总是“万国尽征戍”^⑦、“不息豺狼斗”^⑧的景象，这使他的心灵充满悲愤。因此，他对笼罩着杀机的社会现实极为厌恶，对无辜者的不幸命运，更

是充满了同情。如他的《观打鱼歌》，“可当一篇戒杀文”^⑨。他的《又观打鱼》还写道：

苍江渔子清晨集，设网提纲万鱼急。
能者操舟疾若风，撑突波涛挺叉入。
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
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

……

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
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

通过描写弱小生命被横加杀戮的惨象，表现了“盈城盈野，见者伤心，而暴殄天物，俱可悲痛”^⑩的感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复次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杜甫所处的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不仅兵祸连年，而且剥削深重。面对这种现实，早在安史乱前，诗人就曾感慨道：“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并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⑪那种惊心动魄的阶级对立。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者，杜甫深切关注着那饿殍遍野、民生凋敝的状况，悉心感受着人民的痛苦，并将这种感情融入他的咏物之作中去。如后来在四川写的《枯棕》云：

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
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
徒有如云叶，青黄岁寒后。
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
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
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
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
啾啾黄雀啄，侧见寒蓬走。
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藁莠。

此诗从棕榈的生机盎然，写到它被摧残殆尽。其枝干高大，更易割

剥；数量众多，却早衰朽；虽有如云茂叶而难禁斧斤，空有岁寒之名却凋先蒲柳。加以黄雀之啄，狂风之吹，因而诗人终于不得不发出“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的叹息。在他看来，枯棕的命运正像“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的“江汉人”，虽已穷困不堪，仍被诛求无度。处于这样的境遇之中，人民怎样生活下去呢？“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二句，真是字字血泪。

最后是对博施济众的赞美。杜甫对人民，悯之深而爱之切。他同情人民的痛苦，更希望减轻人民的痛苦；不仅愿意以整个身心拥抱之、庇护之，甚至可以牺牲自己，以造福人民，就像他对那只“饥寒日啾啾”的雏凤所表达的“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②的愿望一样。这种仁民爱物、博施惠济之心，是贯穿杜甫整个生命的一根红线。如其《题桃树》云：

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
高秋总愧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
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
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

这五株桃树，实可馈贫，花可悦目，乳燕可巢，慈鸦得庇，凡此种种，莫不于他人有益。这种无私的奉献，不正是杜甫的品格的写照吗？杜甫之所以能“就现前景物，写出一番仁民爱物之意”^③，正是因为他时时处处胸怀“仁民爱物”之心。于此，可以看到人道主义的力量所在。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们曾指出，逼真的形象与绝妙的讽刺是杜甫咏物诗的统一的基调^④。这一点，在上面的讨论中，基本上得到了证实。在杜甫笔下，不论是描写场面，还是刻画细节，都无不生动逼真，而思想则在形象塑造中自然流露。在这些诗中，崇高的思想作为形象的内核，增强了它的生动性和深刻性。由于两者的完美结合，使得杜甫在运用咏物诗表现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内容时，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三)

杜甫咏物诗中的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如前所述，反映着杜甫思

想中的两个重要方面。但是,如果我们作一点纵向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与生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杜甫整个思想的走向一样,它们也随着杜甫在生活道路上的前进,不断变化着,发展着。

杜甫早年很少写咏物诗,仅有的几首,也绝无反映人道主义内容的。这一现象,是杜甫思想实际的表现。写于开元二十九年(741)的《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滥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一诗,叙黄河泛滥的景象后,末有四句云:“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赖倚天涯钓,犹能掣巨鳌。”朱鹤龄评云:“末因临邑滨海,故用蟠桃巨鳌事……盖戏为大言以慰之,题所云‘用宽其意’也。”^⑧朱氏所评,颇不以其大言为然。这是因其早岁之作:“关心民瘼不足,乃始有此大言。”^⑨杜甫早年的咏物诗中没有出现人道主义内容,与他当时还“关心民瘼不足”是不无关系的。安史之乱前后,杜甫咏物诗的数量增多了,而且,随着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其中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大量增加,入蜀以后,就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通观这些咏物诗,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反映杜甫对人民不幸命运的同情和悲悯。如《病橘》云:

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
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
剖之尽蠹虫,采掇爽其宜。
纷然不适口,岂只存其皮。
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
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

“此借病橘以喻穷黎之不任征徭,所当急为軫恤也”^⑩。诗中形象地描写了病橘的悲惨处境,表现了杜甫对人民命运的深深关切。而到了晚年,杜甫的人道主义进一步向深层发展,即对于人民,他不仅同情、悲悯,而且,立志要拯救他们,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惜献上自己的全部身心。这,在《朱凤行》中表现得很清楚: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
侧身长顾求其群,翅垂口噤心甚劳。

下慙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
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

朱凤已是穷愁潦倒，而犹愿将竹实分及蝼蚁，其品格胸怀，得到了深刻的揭示，而杜甫的精神世界也显露无遗。杜甫的人道主义当然并不一定只用咏物诗来表达，但从其现存的咏物诗来看，仍能发现诗人思想演进的轨迹，虽然这一点也许是不太清晰的。

在那些体现英雄主义的咏物诗中，也同样能够发现杜甫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如其所写咏马诗，集中就有九首，创作于他的人生道路的各个阶段。在那首《房兵曹胡马》中，青年杜甫以其豪迈的意气，赞美着骏马“所向无空阔”的气度和“真堪托死生”的品质，最后归结为“万里可横行”那种目空一切的精神。在这里，杜甫渴望建功立业，渴望身当重任的心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然而，安史之乱宣告了唐朝由盛而衰，时代的巨变将杜甫抛到严酷的现实中去，这不能不给他的激情注入更为深沉的内容。一方面，他的满怀壮志因为艰难时世而加强了对力挽狂澜的期待；另一方面，他的才华又一直不被赏识，价值得不到肯定。于是，他开始为“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而叹息了。但即使如此，他仍然豪情不减：“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②这种英雄气概，已由超越历史的清狂，变为贴切时代的苍劲，风格内涵也由豪迈变为悲壮。及至杜甫晚年，国势益难挽回，壮志益难舒展，裘马轻狂的气度和“致君尧舜”的理想，都变得非常遥远，已成为激流中瞬息即逝的浪花。于是，他写道：

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
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
自从献宝朝河宗，无复射蛟江水中。
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乌呼风。^③

这是英雄末路的感喟，因此，更加苍凉，更加悲壮，但仍洋溢着永不衰竭的激情。由此看来，没有理由说，英雄主义只属于杜甫的青少年时期，事实上，作为一种与生命同在的用世热情和强烈的价值要求，它贯穿着杜甫的一生，只是其内容和层次不同而已，而这种不同也正反

映着诗人生活和心态的变化发展。

(四)

杜甫在咏物诗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固然是他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对生活的深刻感受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前代思想遗产对他没有影响。即以人道主义而言,如果我们将其限制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即对万物的广泛的同情心,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杜甫这一思想的来源是很广泛的。如墨家的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③道家的齐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④佛家的众生平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⑤“但识众生,即能见佛。”^⑥从杜甫对待人与我、物与我的关系上,以及他在心物交感时所进行的一系列生发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些思想的烙印。然而,“少陵一生只在儒家界内”^⑦,对杜甫影响最深的,当然还是儒家思想。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又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⑧可见,在儒家思想中,人是被放在核心位置的,因而对人的态度也就是确立价值标准的根本。“恻隐之心”便是爱心,所谓“仁者爱人”^⑨,即是一种最广泛、最普遍的爱。不仅如此,儒家的仁爱更由人进一步推及到物。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又曰“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⑩。这样,仁爱之心便无所不在,这正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⑪所达到的极至。从这种极广泛的同情心出发,则整个世界都能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儒家的仁爱思想在这里表现了超越一切差别的意义。杜甫对“物微限通塞,侧隐仁者心”^⑫的体认当然是与此一脉相承的。下面一首诗也能恰当地说明这一点:

秋野日疏芜,寒江动碧虚。
系舟蛮井络,卜宅楚村墟。
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
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⑬

王嗣奭评云：“枣从人打，则人已一视……盘飧及溪鱼，则物我一视。非见道何以有此？”^⑧所谓“见道”，即是其中所体现的广泛而深沉的同情心。在杜甫看来，不仅要仁民，而且要爱物，只有用整个身心去拥抱宇宙，才算具有充实光辉的仁爱之心。在杜甫的许多咏物诗中，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的诗人对儒家这种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对杜甫的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除了仁爱思想外，儒家的恕道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⑨所谓恕，便是“推己及物”^⑩。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⑪这种思想所要求的，就是人们应该将自己的是非得失之心、喜怒哀乐之感推及他人，从而达到心与心、心与物之间的沟通。在咏物诗中，杜甫每将所咏之物人格化，有时并使客观事物成为自己的代言者，都可称为儒家这一传统思想的具体化、形象化的表现。

如果将观察面扩展到杜甫的整个人生道路上，对这一点也许能看得更清楚些。如杜甫常以己之乐推人之忧。他在“课隶人伯夷、辛秀、信行等人谷斩阴木”时，感于“尔曹轻执热，为我忍烦促”，遂“报之以微寒，共给酒一斛”^⑫，表现出“民吾同胞之思”^⑬。杜甫也常以己之忧推人之忧。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描写了自己家庭的不幸：“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而他在深味自己的痛苦后，却放开了悲愤的目光：“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因此，感到“忧端齐终南，湏洞不可掇”。有时，他甚至表示愿意添己之忧以成人之乐。如他在茅屋漏雨时所表现的“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⑭的感情，又如他在行船遇险时所表现的“减米散同舟”^⑮的义举，无不如此。他的忧乐观的确立，使他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产生由己及人的思想，而由此反观他的咏物诗，便会认识到，两者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虽然方式上还有不同。

要之，杜甫的人道主义在广泛接受前代文学遗产的同时，还受到了儒家仁、恕思想的影响。惟其能仁，所以物与心会；惟其能恕，所以随处“移情”，这使他的作品被赋予了理性的深度。

杜甫的英雄主义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的典型特征是“至大至刚”^⑯。如上所述，杜